

·福建文史丛书·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

郑宝谦 主编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 福建文史丛书 ·

福建省舊方志綜錄

寶誦目著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 / 郑宝谦主编.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11 (2012. 5 重印)
ISBN 978-7-211-06185-3

I. ①福… II. ①郑… III. ①福建省—地方志—目录
IV. ①K29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0716 号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

作 者:	郑宝谦 主编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福建人民出版社	邮 政 编 码:	350001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华林路 163 号省妇干校 4 层	邮 政 编 码:	350019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9.25		
插 页:	4		
字 数:	1444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185-3		
定 价:	2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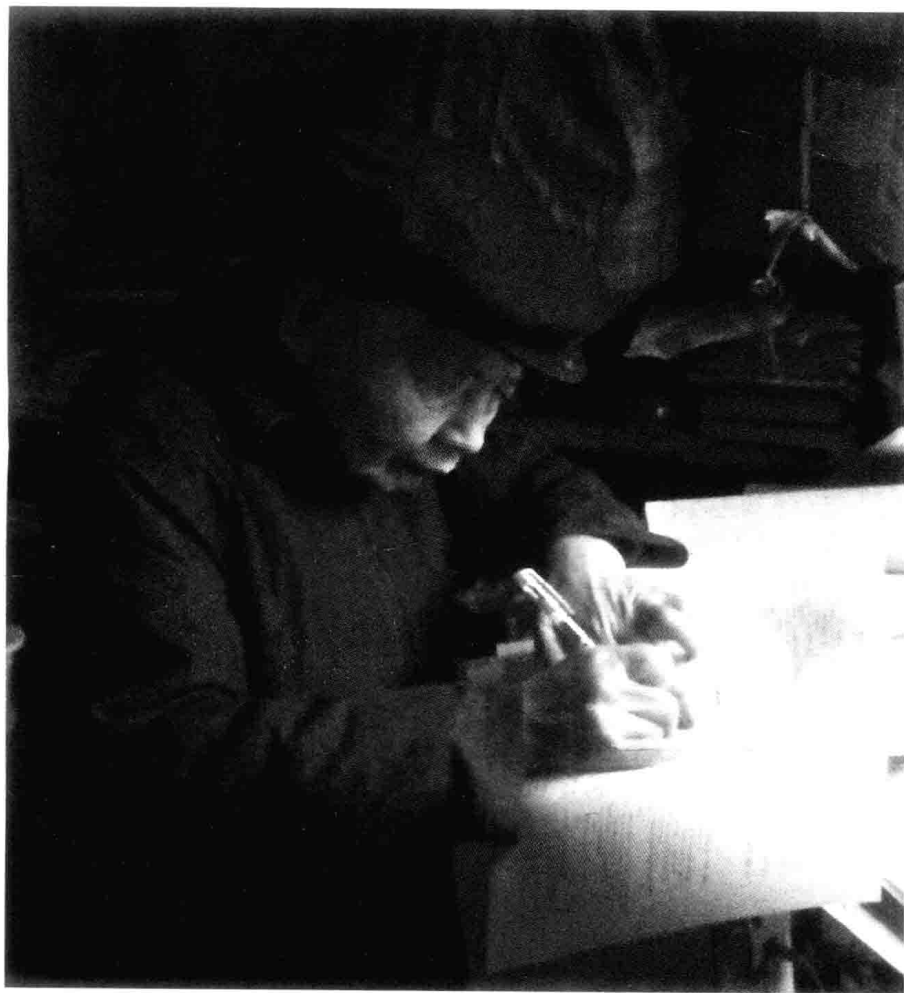
主 编：郑宝谦

协 编：林 浩 刘岳龙 孙晓琛 黄玉英

参 编：林红专 颜永坚 杨汉章 李彬源

郭飞雄 王 捷 刘 滨 李 莉

李连秀



郑宝谦，号益斋，1938年8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1960~1970年先后任教于福建农学院漳州分院、华侨大学；1973年起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历史系工作，担任历史系史籍介绍与选读、方志学、古籍整理等课程的教学。曾参与北京天文台《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中国天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等书的编纂；任《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福建省地区分主编。曾获福建省第一次科学大会自然科学成果奖及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前 言

郑宝谦先生主纂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终于刊行了。这是一部让文史界同仁翘首以待的著作。毫不夸张地说，它不惟是一部学术巨著，也是一座资料宝库；读者借此可以免却许多对于本省旧方志的检索之劳，而能获得大量相关信息。相信众多治史、治方志乃至治古典文学者都将从中受益。《综录》的上辑，包括福建历代所修各种通志（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及专志、杂志的志书志料书目长编，收书目达 2700 余部，存佚尽皆囊括，总字数达 110 多万；其下辑附录有近十种，对与志书有关的地名、人物考证精详，篇幅亦不下百万字。煌煌巨著，精言要义，堪称史志学之大观。

郑先生的《综录》，正如其《自序》所述：“余纂辑是编，孤诣苦心，人多未喻，短檠斗室，铅槧辛勤。”典籍浩浩，坠绪茫茫，先生以敬恭桑梓之情、仰慕楷则之心，“窃效愚公，不辞箕畚，叩石垦壤，王屋遂移”。其治史态度之严谨，搜抉精神之专注，纂辑工作之勤苦，洵为同行之矩范。多年前，福建师范大学金云铭馆长、黄寿祺副校长为本书作序时，即对先生的勤苦精神与用功态度深为感佩，乃不惜华藻，倾心褒扬。金云铭赞曰：“硕彦传薪，箕裘纍绪，家学渊源，根柢遂深。”黄寿祺称道：“潜心典籍，探赜索隐，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实事求是，以著一书，卓然自树，而成一家。”诚如斯言，先生以超卓智慧与过人心力，为社会奉献一份学术厚礼。余亦深信，先生“真积力久”之巨著，必为嘉惠后学的名山之作；贤者览此，必生高山仰止之心。

从 1984 年至今，二十多年来，先生殚精竭虑，专注于本书的纂辑。无论风雨晦冥、酷暑严寒，先生都沉潜于《综录》的资料收集与学术考证。他昕夕往返于宿舍与图书馆，心无旁骛，专精从事，诚所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长期以来，先生离群索居、敬业忘身的精神，在学界传为美谈。先生著书精勤，所可言喻者，精卫填海表其志，愚公移山比其勤，鲛人织素形其苦。如若不信，可以检视先生书稿：蝇头工楷书写，百万言如一式，可以想见其缜密；每校必有增补，再三再四，不厌其烦，可以想见其精勤；附录一增再增，

篇幅因之扩大，几近十个门类，可以想见其浩博。环顾四周，当今省内学林罕见有治学专精、成就卓著如先生者；即方诸前贤大师，先生之精神业绩亦何可多让。

早在1992年，余即结缘郑先生。当时友人介绍，先生欲出版专著，须申请经费若干，托为帮忙联系。余见其大作甚有裨于学界，力为促成，先生更勉力增辑。如今一晃逾十七年，书稿字数较前已增数倍，所需经费亦复如是，而先生精耕细耘，尚未歇手，而今先行付梓的还只是全书之上辑。曹雪芹曾谓所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先生较此，实有过之。他曾作诗明志：“我愿鲛人勤掇拾，不教沧海有遗珠。”相信先生大名亦将随此名山之著而流誉后世。先生自甘寂寞，谢绝纷华，淡泊荣利，不趋热络，即或些须酬劳，亦坚辞峻拒；署名之时，无论协编、参编诸贤，均求一一列名。先生仁者之心还在于，对倡导者和助力者之不能释怀。亟称此书之缘起实由金云铭馆长、张立主任之倡议，陈树田副主任之重视支持，廖宗刚、刘可仪先生之细心校阅，后学如连天雄、陈伟庄之勤于编务，吴莉鹰、吴兰姐之精心录排，都令郑老感激在心，必以称其名、著其劳而后快。二十餘年来，赓续不断，都有一些学子参与，其后虽生徒星散，而先生仍奋志不懈，撰著愈力，“终获不孤有邻之助”，至于成功。

先生以英年强健之躯，膺此重任，风晨月夕，青灯黄卷，伴度数千个时日，如今鬓发霜鬓，衰颜羸体，常因心重所务，而忽略营卫，过时未膳，唯以饼饵充饥。对此艰苦生活，漠然不顾，旁搜远绍，手不停披，唯精研细考是务。反观眼下学界中一些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急功近利，不耻所为，或假手生徒，或借玉他山，机诈巧伪，沽名窃誉，不一而足，先生与之相较，真有云泥之别。先生之业绩风概，实可起懦祛贪。此书之出，相信可以垂范学界，一振宗风。巍巍上庠，应广大师之选；浩浩黉宫，愿多名山之作。“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捧读大著，感佩莫名，令人生高山景行之情。先生布衣衡门，家徒四壁，唯富藏书；耆宿后生，过从尚密，俗务应酬，则脱略不事。孜孜矻矻，专心一志，故博学专精，底于功成。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昭昭之名者，有赫赫之功，先生实足以当之。唯先生入学精深，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以致所收专志、杂志长编内容稍嫌繁冗。求全之毁，仁者谅之。此书付梓，喜不自胜，赘叙数语，以书所感，言不胜情，望先生及读者察之。

卢美松

2009年3月

弁 言

金雲铭

忆张立书记初奉修志之命，尝枉过敝庐征询鄙见。适案头有《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一书，即宝谦同志前年为省科委借用时所编印者，余遂举以授之。张书记阅后，亦以为方当草创，头绪纷繁，得有一书，可供摸底，按图索骥，利赖实多，因甚望能索得一册。余乃将此意函告宝谦同志。不数日，宝谦果持一册来，谓旧印分发已尽，只得转向他人乞醯以应。此所向乞醯之人，即当时福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林浩同学，宝谦同志之及门高足也。林生在学时，常随宝谦同志查找资料，余曾亲批让其入库。师弟居恒皆极勤奋，且又潜心乡邦文献。余甚嘉其志，尤盼其能对著述整理早获成果，以飨当世。余虽老朽，已无能为，惟所望于继起新人若长江之后浪也。嗣闻张书记已嘱历史系总支陈树田书记请宝谦就旧目重加改编，宝谦承命且又邀约二三学生参预其事，为此曾时来就余商榷。且谓有诸生相助，众擎易举，固大好事；然人多手杂，首宜严订体例，俾大家咸有所遵循，乃能有济。宝谦于是亲定凡例，余最赏其用标注办法，凡一时尚难确定者，不妨先列入标注，以俟他日。如此，则搜集资料遂得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而著录内容又可如亚夫巡垒，号令严明。宝谦不以余为衰朽，望余能作指导，且以勗勉诸生。余但凭须发而居先辈，略无裨益，弥觉汗颜。他日书成，先睹为快，为撰序作介绍，所不敢辞；倘在事前，指手划脚，转使三军不听命于其帅，此岂可耶！宝谦固请，余难违其意，但就一时所想到者拉杂言之；若云指导，则吾岂敢！所期襄佐诸生，同心协力，务使纷纶众手，若出一人，集腋成裘，不嫌拼凑。河间载笔，典范匪遥，拭目观成，有厚望焉。

余维宝谦之编是录，但就学力而言，知必胜任愉快，固不疑其有成；况余皤然白发，尤殷盼是书早出，将对整理乡邦文献有所裨益，久穿望眼，亦深冀其有成；然观宝谦入校以来，迄难施展其才学，出门有碍，谁谓天宽，此则又疑其能否有成；今幸际修志之昌期，得诸生之襄助，于宝谦尚多鼓舞，故惟望其终获有成也。此余对宝谦编纂是书最为概括之言，旁人料或难喻其意，今乃就此以分析之，亦期有以勗诸生耳。

忆宝谦七三年底来校，旋即下乡，翌年春节期间，参加突击搜集南海诸岛资料。当时分配任务，但充誊录，然不数日，已据所辑资料草就一文，同时诸人皆有望尘之叹。该文除汇报入内部资料上报外交部外，后并选载入地理系疆域地理讲义中。他如点校《孙子参同》等书，亦足觐其学力。吾友林亨仁先生，探究闽剧有年，于方言读音甚有造诣，欲广《戚林八音》、《美全八音》之遗制，选字近万，广搜异读，兼注方音。知宝谦亦通晓此道，洵

余为介，常来问字，宝谦日与讨论，每字辨其形义，审其音声，对常见字之异读，剖析尤为周详，如“不”字便举出十音以上，俱有书证，馀皆类此，繁征博引，远驾诸大字书之上。吾乡老宿胡水步先生为畏庐老人入室弟子，闻之亦甚倾倒，虽未谋面，愿与订交，惜不越月，溘然谢世。其为老成之所爱重如此，吾于是知其编纂旧志综录之必将有成也。

然余见宝谦初来校，即有若不释然者，至于今已十年矣，仍有若不释然者。人恒以此责宝谦，而不探寻其故，终难折服其心，益叹世无昌黎，曷足以知东野！故前年有某老教授南来讲学，与宝谦本不相识，经人介绍，匆匆一见，便有“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之意，愿作曹丘生。此事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或以为宝谦当“既来则安”，不可存“见异思迁”之想，余则以为苟能如“郁彼高松，栖根得地”，孰不歆羨？然井渫不食，乃不得不转盼其迁地为良，冀或楚材晋用，读退之《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不禁感慨系之矣！余尚记得某年抽调各单位人员组成临时组织，从事某书之注释，余曾举荐宝谦，未蒙邀准，至今尚留深刻印象。其后宝谦为省科委借用，参加搜集古天文资料，协助鉴定古星图等，能以自然科学知识结合古典文献进行研究，颇具特色，故荣膺省第一次科学大会自然科学成果奖。后又在省地震局领导下搜集地震史料，送交社科院汇编成书。两次外借，借用单位皆极倚重，然却有某教师衔命专程走访叮嘱，为“臧仓沮君”之事，此中觊缕，非余之所能言，乃信宝谦常不释然，洵非无故。更忆曩时阅《桐阴清话》，记莆田郭兰石太史尝为编修十二载，不迁秩，京师呼为“金不换”，异代萧条，后先一揆，宝谦当可释然矣。又闻宝谦先人曾受业于严几道先生之门，硕彦传薪，箕裘纍绪，家学渊源，根柢遂深。初毕业时，即随陈作述先生编纂《英汉热带作物词汇》近万条。陈先生解放前协和大学毕业，精外文及植物学，执教多年，领导有方，诱掖后进，不遗馀力，后因单位裁撤，两人分手，此事遂罢，殊为惋惜。今宝谦编纂综录，所遇困难正多，不得如当年陈先生之可为奥援，能否随心决泄，挽澜障川，俾是录之编纂卒底于成，此则余犹不敢必也。

所幸高弟林、刘二生，立雪情殷，步趋惟谨，遇有困难，亦能同舟共济，鱼沫相濡，使宝谦终获“不孤有邻”之助，则悬《吕览》于国门，为期当不甚远，余拭目俟之矣。

宁斋老人金雲铭先生首与张立主任商定，拟请余就《普查综目》重加改编，以成新录。太原方志会议期间，张立主任即嘱陈树田系总支书记向余传达此意。故此《综录》之作，金、张二公实为首倡，余则初惟承命，而非创始，溯流寻源，不敢掠美。厥后宁老给予指导支持，亦最得力，屡蒙指点，俨同航海司南，至为感佩。方冀青藜炳照，来日正长，何期一夕罡风，遽摧梁木。今书既印成面世，执笔者亦自壮而老，青眸绿发，非复当年，先生馆舍久捐，更不及见。而撰序冠篇，早承千金之诺，亦竟成广陵散，尤为无可弥补之遗憾。付印之际，卢馆长怱惠将此曩年所作指导勗勉之语录出，弁诸简端。更念二公后先凋谢，追维倡始，不克观成，怅隔夜台，弥深腹痛。作者谨识。

黄 序

目前各地方志编纂工作正在大力开展，旧志之整理与利用，便属其中项目之一。旧志数量极为可观，蕴藏资料尤其丰富，乃祖国一大宗文化遗产，对于从事生产、科研、施政等方面工作，皆堪资仰镜。况今“四化”建设，经纬万端，葑菲无遗，竞呈效用，方志为吾民族文化瑰宝，他山攻玉，尤不容疑。

然欲利用旧志，首当整理旧志，欲整理旧志，更非先摸清旧志存底不可，故将旧志目录编出，实为先务。五十年前，朱士嘉先生始草创《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九八五年，北京天文台复编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我省萨士武先生亦早在五十年前已有《福建方志考略》之作，筚路蓝缕，启迪后贤，厥功茂矣！

吾友郑君宝谦，好学能诗，对于福建地方志书，钩稽尤深。尝本朱、萨诸先生所作，并博考国内外所藏福建省方志，著为《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一书。其书分通志、专志、杂志三编，今“通志编”已完稿，即将付印，专志、杂志两篇，亦在编写之中。宝谦不以余为衰耄，乞余一为之序。

余维宝谦之撰是书，实欲编出一部福建省旧志之详确分类目录。所谓分类，即将自古以来直至解放为止，凡属本省之大小志书，以类相从，均予收录，并编定书号。所谓详确：一是收集之书目，力求齐全，已有之旧志，不论存佚，悉行收录，期无遗漏；二是各书著录内容，力求翔实，即对各书之修刊情况与存佚情况逐项细致探明。修刊情况包括书名、修纂时间、修纂者、纪事时限、历次刊印时间、刊行者、藏板处或印刷所等。存佚情况包括存志之当前收藏及佚志之曾见著录与征引。条分缕析，详而能明，观其凡例及代自序诗注，即可概见。其用力之勤，实令人钦敬。

余尝窃叹近日承学之士，往往假创新之名，标奇立异，主观臆测，架空议论，而不务实学，求如宝谦之潜心典籍，探赜索隐，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实事求是，以著一书，卓然自树而成一家之学者，殆不数数见。余既喜宝谦之书有成，而又得先读为快，爰为之序而归之。

公元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夏历丁卯年正月二十八日，六庵老人霞浦黄寿祺谨撰，时年七十有六。

熊 序

近五六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编修方志，发扬我国史学中这个优良传统，实是可喜的现象。但这个任务必须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因此，修纂新志和整理旧志之间是互相联系息息相关的，而编撰旧志目录更具有先锋向导的作用，所以也就成为首要的工作。第一，把历修旧志目录编出，可以了解当地的方志始修于何时，其后几度重修，最后续修本迄于何时，这样也就明确了新志接续的起点；第二，每次重修方志，为避免材料重沓，卷帙过巨，往往将当时认为不必要的记载删去，但被删削的从我们历史科学观点看来，却含有不少难得的珍贵史料不宜摒弃者，新志正要从这部分材料中吸取营养；第三，各种旧志由于编撰人的才识、学养不同，故水平之高低有别，如加以比较，取长补短，有助于提高新志之质量；第四，纵览一个地方历修诸志，可以考知各旧志编修时期当地政治、经济的消长，人才的盛衰以及学风、文风的变化；第五，旧志中所记载的某些土特产、工艺技术等，有的到了后来业已衰落，甚至失传，端赖这些记载使其中仍具有重新开发的希望，这对今日城乡经济建设很有实际裨益。诸如此类，都是今日新修方志所不应忽视的。

惟编撰旧志目录，绝非易事，决不是单凭抄录一些图书馆、收藏家的卡片目录就可以编好的。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必须具备中国文史的素养，熟悉方志学与目录学，并有对科学的钻研精神。福建师大郑宝谦同志和两三个学生助手编撰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一书，我拜读了初稿，是较满意的。此书前载“以诗代序”，并加详注，正可窥见宝谦同志不仅熟知学术源流，涉猎广博，而诗句本身，清新典雅，尤足规其学养之深。嗣翻阅部分书稿，始知此书旨在对福建省历修诸志，不论存佚，悉予收录，期无遗漏。每书除注明书名、卷帙、作者、成书年代及收藏者外，遇有疑义，必一一标注，细加考索；主修、主纂人，乃至倡修、预纂诸人，无不分别列举，以免泯没其劳绩。凡此皆可见其治学之严谨。此外，对列为“佚志”者，考虑到或因访求未周，或因诸家失录，而其书实仍存于天壤间，尚有重见天日之可能，也体现了对文化遗产十分珍惜的心情。代序之末，偶及个人际遇，有《太史公自序》遗意，亦属人情之常。

此书之水平，本毋庸我妄加臧否，出版后使用者中如有硕学深思之士，必将作出公正的评价。尚忆约七八年前，我重到福建师大参观时，始与宝谦同志谋面，后来南北睽违，少通音问，目前也不知道他的任职。惟当时某老教授告诉过我，宝谦同志曾协助他校订英人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本第一分册中的差误。因他不仅长于文史，兼晓英语、理化，常就科技期刊中提到某一项新发现、新学说，辄作七绝以咏其事。我素认为咏物诗本极难工，不流于俚俗，即近于灯谜，承出示若干首，典雅精微，别饶韵味。又闻其广征小学旧籍，考定福州方言字音，积稿盈篋。因我于此道完全外行，未敢问津。当时他不过三十多岁。所闻一些遭遇，曾为之惋惜。记得两年前读报，载有哈尔滨某街道工厂，“文革”后期，濒于倒闭，幸赖该厂女书记大胆起用某一位沦落多年的工程师，不仅使得该厂立即兴旺，且接受某项重要机械设计取得成功，为科技界作出了巨大贡献，遂被黑龙江省选为副省长。当时我曾写了四句芜诗：“名驹伏枥久无聊，骏骨千金郭隗招；伯乐纵然善相马，求贤毕竟待燕昭。”不过，目前正是百业振兴之时，各地求才若渴，将会有知人善任的领导，发挥宝谦同志的专长，使他在文史领域中能尽其才吧！

熊德基虎年序于北京，时年七十三。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通志编》撰次粗就， 漫赋小诗六章，用代自序，兼纪岁月

远从典午溯权舆，坠绪茫茫意未舒。硕果晨星存赵宋，淳熙、宝祐重璠玕。

《隋书·经籍志》有《瓯闽传》一卷，不著撰人，亦莫详其编纂年代，故闽省方志其著作时间之可考者，当首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甲午（394）晋安郡太守陶夔修纂之《闽中记》。厥后若萧梁武帝中大通间（529~534），顾野王撰《建安地记》，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851），林谿撰《闽中记》，宋仁宗庆历二年壬午（1042），林世程重辑《闽中记》，高宗绍兴四年甲寅（1134），曾师建撰《闽中记》，踵事增华，亦皆足述。惜诸书并佚，仅太元、大中二《闽中记》尚有金谿王氏《汉唐地理书钞》辑本（王谿重订目录第三集《浙闽古地理书目》列此二记，而1961年3月中华书局版《汉唐地理书钞》非属足本，故犹未载，详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第2页及中华书局《汉唐地理书钞》出版说明），庆历《闽中记》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绍兴《闽中记》有《三山志》引文。宋志之传世者，今惟上海、台湾两地各藏有不同版本之淳熙《三山志》，日本内阁文库尚藏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闽县林材校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物宝祐《仙谿志》抄本残卷，如是而已，硕果晨星，弥足珍惜。窃以为如能荟集此不同版本，施加互校，印行传世，继承往哲，嘉惠来学，其有功于乡邦文献，良非浅鲜。台湾方志学者及旅台福建同乡，倘能声气应求，共襄盛举，跂予望之！

明清方志大张皇，宝藏无穷此蕴藏。汲古端资有修绠，更催“四化”早腾骧。

吾国地志肇于《周官》、《禹贡》，渊源极早；迨明清间，霞蔚云蒸，遂臻全盛。闽省县级以上政区（省、府、州、厅、县）之方志，据初步统计，存者共289种，中明清两代修纂者居227种，占78.55%，佚者约361种，中明清两代修纂者居255种，占70.64%。卷帙浩繁，内容宏富，诚不可多得之瑰宝，以视西方诸国，但有《耶路撒冷志》、《大不列颠志》寥寥数书者（转引英人李约瑟语），真不可同日而语也。且古今巨著，每多取材于是：昔孔子采百二十国宝书以成《春秋》，实为百世以下利用方志之典范。厥后如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朱彝尊撰《日下旧闻》，钱大昕撰《辽史拾遗》，陆心源撰《宋史翼》，无不征诸郡国地志。近人若章鸿钊撰《古矿录》，竺可桢撰《五千年以来中国气候的变迁》，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撰《中

国科学技术史》，咸以方志藉作羹材，尤为彰明较著。日本学人利用《八闽通志》、《霞浦县志》之资料，撰文著论，促进渔业生产；桑田鹭藏利用闽、粤方志撰《蒲寿庚事迹》，美农林学家施永格 Walter Tennyson Swingle 参考闽粤方志研究福桔、广柑生长规律，皆成绩斐然，啧啧人口。乃至近年天文学家徐振韬伉俪，掇拾方志中十七世纪之太阳黑子纪录资料二十三条，独创己见，发为宏论，一新世人之耳目；其中六条且在太阳活动衰落之蒙德极小期 Maunder minimum（天文学上以称自 1645 年〔清顺治二年乙酉〕，至 1715 年〔康熙五十四年乙未〕间太阳活动衰微、黑子数相对低落之期间）内，尤为难得（按：十八世纪后期西方天文学教科书声称“十七世纪后期太阳无黑子”，近来虽不如是武断，然犹以为“蒙德极小期中几无出现黑子，至少在 1672~1704 年间，太阳北半球迄未出现一黑子，仅 1660 年与 1671 年各出现一黑子而已”。迨徐氏之论一出，表明蒙德期中我国史志仍有六次目视黑子纪录。且按天文学规律，肉眼可见者往往属于濒近极大年之黑子群，一般尚伴随有肉眼不见之大量小黑子。零阳白璧，容有微瑕，而谓碧空净绝纤尘，未免过于张大，昔人云：“纣之不善，未若是之甚”者，正类此耳）。故 1980 年 2 月 4 日《泰晤士报》一经披露，举世瞩目，虎观谈经，蜚声国际，方志之可以古为今用而大有裨于“四化”者，斯可见已。晚近颇闻科学界利用方志以研究万有引力常数、地震规律、极光现象、文献报矿等，皆有可喜之成效。展望未来，方兴未艾，必能于推动科学进展之中大放异彩，自无疑义。世之治古典文献者，辄患献身“四化”苦乏津梁，苟能取资于居全部古籍十一以止之方志，定当受用不尽。灯火阑珊，那人正在，凡诸有志，盍兴乎来！

水火虫兵如简编，几多图籍散如烟。旁搜远绍存鳞爪，典范金谿启后贤。

孙承泽云：“缥緗之侈，造物所忌。”吾国古籍，散佚极多，地志亦何莫不然。年代远者且无论，即如清乾隆四十二年刊王宝序纂《南靖县志》二十卷，前年便闻故宫所藏孤本已霉烂不可读。譬若老成，又弱一个，为唏嘘叹息者弥日。因念前人已见及此，故有致力于辑佚之事，如金谿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之辑，其中便有闽省佚志数种，导夫先路，厥功甚伟；蒲圻张国淦先生继起，亦从《永乐大典》中大量辑出诸志佚文；近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先后俱有《临汀志》辑佚本，踵武前贤，亦不可没。此项工作，今后尚可大力开展，余先草成佚志存目（即本编之“佚志部”），冀于操是业者或有引线穿针之一助耳。

域中早叹佚《河图》，蓬峤欣传一本孤。愿得微之判死探唐元稹《採珠行》有“海波无底珠沉海，採珠之人判死採”之句，不教沧海有遗珠。

邻邦日本自来收藏汉文古籍甚富，且多中土佚书。彼国仁和、宽平中（约当唐僖宗光启元年乙巳（885）至昭宗乾宁四年丁巳（897）），藤原佐世据日清和天皇贞观三年乙未（875）冷泉院烬馀唐以前流传书奉敕编定《日本国见在书目》，分 40 家，收书 1579 部，16790 卷，中《子部·老子类》收书 26 部，不见于“隋志”、“两唐志”者 20 部，《集部·

楚辞类》收书6部，不见隋“志”、“两”唐志者5部。昭和八年（1933），服部宇之吉编《佚存书目》，收中土已佚彼邦尚存之书，经、史、子、集共125种，外加附录多种。即此统计，已甚可观，倘更深入探求，遗珠容当尚有。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使臣黎庶昌曾访得佚书27种，经杨守敬辑校成《古逸丛书》，于光绪十年甲申（1884）就东京使署影刊，再传中土。近年傅衣凌赴美讲学途经日本，亦携归复印日东洋文库藏本明叶春及《惠安政书》5册，后于198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时亦以为佚志（按：《惠安政书》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石洞集》，载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286册，尚非佚志，四库目录及索引皆但标《石洞集》之名，非翻阅所含内容，难从检索发现，故至今尚多以为国内已佚）。黎、杨与傅，皆留心文献，名山搜访，异域探寻，遂使柱下添藏，后先辉映，皆足传为佳话，而播誉书林。余频年留心搜集此类资料，亦发现若干被认为“佚志”者，今在日本尚有收藏：如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孔自洙修，杜汝用纂《延平府志》1+22卷，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孟冬至二十一年陆以载修、陈世理纂《福安县志》9卷，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孟冬序刊杨国章修、黄士绅纂《惠安县续志》4卷，道光十年庚寅（1830）至十一年正月章复旦、金涛修，蔡钟鸣、蔡鸣凤纂《尤溪县志》10卷等皆是。意者，天壤之大，恐沧海遗珠正复不少，若能加意探求，庶不湮没，诚美事也。在昔弇州残稿，得自卖饧，古文《孝经》，归从海外，所冀惠施潜心搜聚，謁者肆力访求，俾孤本重刊，散亡复集，千章万卷，日见流通，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狂牖文献合侯鯖，睠睠敬恭桑梓情。著述藏山吾岂敢，勉从楮墨答昇平。

鹭岛、匡山倦羽归，石渠两度叩瑶扉。草玄微意知谁会，正恐翻贻覆瓿讥。

余前后数次为外单位借用，曾参加庐山、厦门等地有关方志会议，两度赴京查阅志书，并获识方志学泰斗朱蓉江先生士嘉，亲承教诲，受益匪浅。继又应省科委之命，随二三同志之后，合撰《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等书。当时虽蒙省第一次科学大会附入其他古天文学研究项目，列为全省科研成果奖，而草率成书，纰漏不少，谬种流传，尤难辞其咎。耿耿私衷，久思刊正，逡巡未果，良用悚慚。故有机会重编，俾偿宿愿，敢不勉竭駑駘，自忘鄙陋，力求补正，冀赎前愆。固知兹事甚细，智者弗为（借用陈垣先生语），窃效愚公，不辞箕畚，叩石垦壤，王屋遂移。夫文史本非素习，滥竽之诮，自属必然。矧不务正业，学殖夙荒（余初就读厦大化学系，继又诵习佚卢文字，“文革”下放，笔砚久疏，癸丑以还，改行工作，上庠西席，徒系匏瓜，轻鸟重鱼，杜陵浩叹，霜毫雪颈，白傅深嗟），每借酒杯，浇兹块垒，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余纂辑是编，孤诣苦心，人多未喻，短檠斗室，铅槧辛勤，辄诵斯言，寄深慨焉！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岁在柔兆摄提格，月当头之夜，郑宝谦未是稿。

凡 例

一、全书定名

书名《福建省旧方志综录》是在着手编写之初按照当时设想拟定的。现在印出的成书，其实际情况与当时设想存在不小的差别。如果两相比照，认真考虑一下，设想拟定书名的涵义与今天成书实际内容不是完全契合；但若含混一些，似乎也可说的过去。现在就把前后情况说一说：当初设想编出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涵义远较目前广阔，福建省是指历史上福建省辖境之地，具体地说，包括了台澎地区；而今仅指当前福建省辖境之地。设想编的目录是严格属于旧方志，“旧”这个时限指的是1949年前成书的，“方志”指的是通志、专志、杂志三大类的志书；而目前成书却含有仅属志料而不成为志书的内容，时限也有在1949年之后者。由于解放之后，省内不少地方人士如萨嘉渠、萨伯森、郑丽生、王铁藩、张善贵诸先辈，编出不少专志，或是搜辑一些志料，填补了前此的空白，这些也构成专志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以这些书撰写时间晚于1949年，受到时限限制，未予收列，委实可惜。故专、杂志收录范围予以放宽，宽在如下两点：一为时限延至1949年以后，不受限制；二为不成志书仅属志料者亦予收列。这样，势必与总书名“旧方志综录”会有牴牾，似乎称《专、杂志志书志料书目长编》更为确切。至于名为“综录”，当时指的是要编成兼具收藏目录、版本目录、解题目录三种性质的综合目录；而目前成书只有《通志编·存志部》所列诸书确是经过普查，对现存传本罗列了本地、省内、省外、国外四类收藏者（包括收藏的单位和个人），算是比较完整的收藏目录；而专、杂志仅就所知略举一二收藏者，还称不上是收藏目录。全书对存志基本亦仅列出现存传本，对其已佚不传版本还未细考列出，诸传本间的系统关系，多半亦未探明。可以淳熙《三山志》为例：《三山志》梁克家初撰成在南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1182），朱貔孙续纂成在南宋理宗淳祐八年戊申（1248）；今存传世刊本仅有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林材校刊本与明思宗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林弘衍越山草堂刊本二种。早期著录则有《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与徐燊《红雨楼书目》。《通考》与《宋史》著录书名为《长乐志》，《红雨楼书目》作《三山志》。《红雨楼图书》云是“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编成”，而其中《明诗选》所引有启、祜作者及南明弘光元年乙酉（1615）殉节之陈元龙，则其补续断限当在清初。溯自淳熙九年至万历四十一年共历431年，当有《通考》与《宋史》著录之不明版本及林材刊前谢肇淞、王宇曾以见示之马森家人传抄本，今皆莫知其详。现转录所列诸版本中，谢肇淞小草斋旧抄

本与郑开极对勘小草斋藏本校刊本。据谢肇淛卒年为天启四年甲子（1624），可定为当属万历四十一年林材刊本系统，余如张德荣抄本、《四库全书》所据两淮马裕家藏本等，殆皆属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刊本系统。而中华书局1990年5月《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所称“马森旧藏抄本”，书前印有万历癸丑林材序及崇祯戊寅林弘衍序，显已表明属于崇祯十一年刊本系统，谓为“林材刊前谢肇淛、王宇先以见示之马森家藏传抄本”，显系伪托。编撰年代较晚的志书，一般虽无已佚不传之版本，然传本非一，书未经眼，单凭转录，版本混误，在所不免。综上所述，全书著录版本多欠精确，自无疑义。至于本欲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各书悉附提要，更未做到，仅将撰有提要之知见四家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台湾商务馆出版王云五主持重校《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齐鲁书社1987年8月一版陈光贻编《稀见地方志提要》、台北汉美图书公司出版金恩晖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所撰各该志提要之册卷页次列于各志之上，以便寻检。由此可见，原始设想与成书实际存在不小差距，这一缺憾只能寄望于后继者来弥补。现有书名仍沿旧拟，自有“觚不觚”、“觚之为器失其制而不为棱”之名实不符之病。但因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替代名称，遂仍因循未改，明知有欠妥贴，权且含混支吾，况有朱士嘉之书例可援，立名亦未必全属无据。

二、著录项目

（一）书名

I. 本“名从主人”之旨，书名悉按原书本名及印本卷端著录，不稍擅作变更

例见§3331、3351、3391、3651等志。

II. 书名附有冠词，亦仍其旧

1. 书名加冠词“新修”、“重修”、“重纂”、“续修”、“续纂”。
2. 书名称“新志”、“续志”、“续略”、“续补”。
3. 书名前冠朝代。
4. 书名前冠隶属政区。

（二）分类

所收各书先行归类定位。类别采取多层次区分，各类层次多寡不一，其最后层次为最小类。下将所收志书依其成书先后编号收列。

- I. 全书分正文、附录两大部分，作为上、下二辑先后出版。二辑各有目录，分见二册书首。
- II. 本录原拟按方志学分类分成通志、专志、杂志三编，平等分列，嗣因专、杂二志所收书目未经妥善整理删定，仅属初稿，故合并改称《专杂志志书志料书目长编》，“长编”之下分列专、杂二志。
 1. 通志系指以政区划分，横排门类，通记一地全面情况之志书。县以上政区分省级、府级、县级三个级次；县以下政区即乡镇，不再细分级次。